

爲「鄉土組曲之外」說幾句話

莊永明

三十九期刊載的「鄉土組曲之外」，我有一些地方需要補正。

急就成章使我有點失察，鄉土組曲——臺灣民謠精選是錄有「喔實貢」一曲，在該書第一一六頁的「雨公公」即是。兩者歌詞有所出入，究竟誰的創作在先，希望有人能提供資料。不少人喜歡創作，因而幾經傳唱的歌謠，會因時間而走樣，因此我建議遠流出版社的王榮文先生能够於再版時將「鄉土組曲」做成鄉土音樂的文獻資料。

據王榮文先生來信中告訴筆者，「雨夜花」的作詞者周添旺先生，親赴出版社，爲這本書加添了許多資料，因此我們相信，它再版時會愈來愈完美的。

我們不能將我們所生長的土地的開拓史上，所唱

出過的大眾心聲，視為俚俗。當然我們還要提倡哀而不怨的鄉土歌謠。

筆者在談榮星合唱團的園丁呂泉生先生譜曲的「杯底不可飼金魚」時，曾如此描述：「廟庭前的露天飲食攤，經常有那些莊稼漢、工人，兩腳蹲在長木板檯上，叫了幾碟小菜，一杯一杯地清潔溜溜下肚。」用「一杯一杯」，似乎太秀氣，也太文雅了，其實這些酒豪們，都是以「碗頭仔」，甚而「碗公」來盛酒的。古人做詩，往往為一個字，而耗盡心思，而我豈能連單位用量都寫錯了呢？

我並無意提倡這種「海量」，因為中國人喝酒並不是講究盡醉方休的，而是「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」「好漢剖腹來相見，拼一步，爽快麼值錢」，這種盡撤城府，流露性情的男子氣概，我們能不欣賞嗎？

「德國藝術歌曲，是藉啤酒而獲得滋養；法國藝術歌曲，是從香檳而吸取靈感。」這句譬喻，雖然有些戲謔，不過也不完全是無稽之談，當然我們不希望臺灣民謠是由米酒中蘊釀出來的，但是這種高水準的創作民謠，不妨讓我們激情地高唱：「醉落去，杯底不可飼金魚。」